女儿的肖邦

（一）

女儿 5 岁时我把她带回美国。一年后她开始上钢琴课，每星期一次，风雨无阻，到她高中毕业，整整 12 年。女儿弹过很多作品，莫扎特，贝多芬，拉赫马尼诺夫，德彪西，格什温，等等。不过她弹得最多的还是肖邦。

我的肖邦情结与我早年算得上初恋的经历有关。我早年虽然也从文学史课程里知道乔治桑和肖邦的故事，但对肖邦的音乐接触很少，基本没有印象。后来得知肖邦是她的最爱，这才有意识地去接触肖邦音乐。80 年代初我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二楼买了两盘卡带，录制的是肖邦最脍炙人口的一些夜曲、练习曲、玛祖卡之类的小作品。当然，当年福州路外文书店二楼是卖盗版书和音乐的地方，就好像福州路新光电影院专门放映盗版外国片一样。肖邦的这两盘盒带，我听了无数遍，后来把卡带又带到了美国，所有的曲子都已耳熟能详。

（二）

几乎从一开始，女儿就参加各种演出，一年四五次。一种场合地区的各种老年公寓，带有丰富老人生活、服务社区的意思。另一种是几个钢琴、小提琴、长笛等老师凑一起搞一个 recital，让学生有机会欣赏自己的演奏，展现一下自己的进步。女儿很早就接触肖邦，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女儿的性格安静，内向，比较适合弹肖邦的作品，即便技巧稚嫩，她的乐感好，依然能得其真髓。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那时，女儿正好练了一首肖邦的“夜曲” Nocturne no. 20, in C sharp minor。我当时正在为纽约州府地区“华社”筹划一台赈灾演出， 我觉得这首“夜曲”正好能配上我写的悼念北川中学遇难学生的《瓦砾中的手》。于是，就在两三天后，我和女儿同台献演。我朗诵我的诗，女儿弹奏刚学会的肖邦“夜曲”做背景音乐。

> “你的手，矗立在废墟之上，
> 捏紧的拳头，在风雨中凝固...”

肖邦的那首“夜曲”宁静而悠远，仿佛安抚着年轻的亡灵。那年女儿差不多 11 岁。

2010 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坐挪威邮轮去迈阿密以南的巴哈马斯群岛旅游。在邮轮的大厅里放着一架三角钢琴。我鼓动女儿上去弹一首。她当时正在弹肖邦的另一首“夜曲” Nocturne Opus 9, No. 1 in B flat Minor，这也是肖邦曲目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旋律极其流畅和优美，如同一位诗人的深夜冥思，又有童话一般的意境。于是在邮轮上，游客突然听到了肖邦的音乐，许多人为女儿驻足。也许她弹出了肖邦的不一般的韵味吧，演奏完毕后有位女士上前问女儿这是谁的作品。

电影《钢琴家》（波兰斯基导演，Adrien Brody 主演）里有一个场面，远处传来钢琴声，镜头随着德国军官不断接近那个传出琴声的房间，琴声越来越清晰，屋里，这位波兰钢琴家在弹奏久违的肖邦。一位音乐评论家说，肖邦的音乐，就是应该那样隔着墙被听到的，他会攫住你，吸引你走进，去倾听另一个人的生命独白。肖邦的的音乐有一种叙述性和话

语性。我们不一定知道他叙述的“故事”的细节，乃至人物。但是你依然领悟一二。女儿的肖邦是有故事的。

（三）

女儿是属于那种对别人随和，对自己特别较真的。所以她练琴从不需要督促，一般她先通过曲谱自己把一首曲子弹下来，然后老师一句句给她把关。随着程度提高，她弹的曲子难度也越来越高。肖邦的一些高难度作品，从技巧上说对女儿是个挑战。女儿的手小，音域跨度勉强达到八个音，弹有些段落速度跟不上。女儿一直参加纽约州的钢琴升级考 NYSSMA。有一次弹奏时，评委老师让她停下来。她就觉得是弹砸了，出来时沮丧地哭了。其实，每次去考，老师写下的评语，评价都挺高的。

肖邦的“即兴幻想曲”（Fantasy Impromptu）是女儿弹过的曲子中难度较大的一首。我最初听这首曲子，是在大学同学朱大可那里，大可称道这首曲子开始的旋律有如神来之笔，来去无踪。 确实，肖邦音乐里蕴藏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灵。乔治桑这样描述肖邦的创作过程：

“他的音乐灵感，自发而又神奇，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是全部地呈现出来，完美无缺，超凡脱俗。或者这样说，音乐旋律在他脑际回荡，他赶紧去聆听，赶紧在乐器上试奏。但是接下来，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精疲力尽的挣扎。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努力，不断地打磨他的想象世界的细节，游移不定，焦灼不安。刚刚那个完整呈现的乐曲，现在他又分析得过于细碎。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苦恼把他抛向绝望的边缘。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数日无眠，抽泣，来回踱步，将笔折断，把一个小节无数遍地修改，纪录，又一遍遍涂掉。第二天又周而复始，显示出同样的契而不舍，既细致入微又狂躁不安。他可以花上六个礼拜在某一页上，结果却是原封不动地用了最初版本。”（引自乔治桑自传“*Histoire de ma vie*”）

女儿虽然没有肖邦那样神经质，但她也是完美主义的。她小时候不愿在陌生人面前弹奏，长大后她慢慢克服自己的在陌生公众面前演出。有次在家里的圣诞聚会上，女儿为我的同事和学生演奏了这首《即兴幻想曲》，受到大家一致好评。虽然她不可能弹到像李云迪那样举重若轻，但大可所说的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自由、流畅，女儿基本做到了。

2015 年夏天，女儿又参加了州府地区的肖邦钢琴比赛。这个比赛女儿参加了三四次，每次她都有压力，尤其是她的老师 Mary 的另一个同龄男孩艾仑获得过这项赛事的第一名。女儿说她喜欢作最坏的打算，这样没得名次也不会太失望。我鼓励她不放弃这样的机会，重在参与，输赢不是主要的。她的参赛曲目是一首叙事性、戏剧性很强的“歌谣”Ballade no. 1, Opus 23 in G minor，它用音乐说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虽然这个曲子的有些段落暴露了女儿的技术弱点，但这首曲子中细腻的一面、动人的一面，女儿表现得一点不差。

（四）

二十世纪的人没有听过肖邦自己演奏的肖邦。大家推崇的演绎肖邦的大师如霍鲁维茨，鲁宾斯坦现在看属于老一代的肖邦传承者，中国则有傅聪。年轻一代里有李云迪，在我这个外行的感觉里不差于老一辈。不同时代对肖邦的诠释一定有所不同，就像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诠释有所不同一样。不过，我们可以从肖邦的史料和传记中了解肖邦对自己作品的演绎和诠释。肖邦说自己演奏时并无定则，而是跟随即刻的感受、心情而变化；但要求准确，张弛有度，不过分，不滥情，不哗众取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品味。

谈到肖邦，不能不说说李斯特。钢琴作为独奏乐器，是李斯特的发明。李斯特的创作大大拓展了钢琴的艺术表现力。肖邦的天才也是由李斯特引介到法国上流社会的。李斯特偏重技巧，肖邦说如果有李斯特的技巧他能把自己的作品演奏能更完美，可见他对李斯特的推崇。但是，肖邦的话只说了一半。李斯特在巴黎第一次向公众引荐肖邦时，就颇为得意地弹起了肖邦的曲子，顺便炫耀了一把技巧。可一边的肖邦脸色越来越难看，显然不满意李斯特对自己作品的演绎。刚出道的肖邦对大名远扬的李斯特并不买帐，让李斯特很尴尬。作为一位音乐诗人，技巧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大于内容，对肖邦来说，就是一件豪华的皇袍，里面却没有皇帝。托尔斯泰说，“就我个人经验，无论什么艺术，很难避免两个极端，晦涩和粗俗。肖邦的伟大在于，当他简单时没有粗俗的痕迹，当他复杂时依然清晰可辨”。你可以欣赏李斯特的赏心悦目的流畅旋律，眼花缭乱的炫技和美感。肖邦的音乐，虽然也有炫技，有时也有浪漫派的过度（excess），但本质上是直接诉诸内心的话语。你听肖邦，感受的是一颗自由而热烈的灵魂。所以托尔斯泰又说:“当我听肖邦时，我和肖邦融为一体，感觉就好像这个作品是我自己创作的”。

肖邦喜欢意大利歌剧，在他的音乐里有华丽的咏叹调。但肖邦的最爱是巴赫和莫扎特，所以他又有古典主义的精妙典雅和音乐的纯粹性。无怪乎近现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赫玛尼诺夫，勋伯格会赞赏肖邦的音乐。女儿弹德彪西和拉赫马尼诺夫也是心有灵犀的。一个敏感内向的演奏者，在音乐表现上能比较好地拿捏分寸，演绎得恰到好处。肖邦的伟大，在于他用音乐表达了一种内在生命形态，犹如一幅好的书法，或行云流水，或充满张力，但决不会丧失它的形式感，它的浑然天成。

（五）

2007 年女儿十岁时李云迪到纽约州府地区演出。我买了两张票，和女儿一起去了。李云迪音乐会上弹的《波兰舞曲》“Grande Polonaise Brillante”让我印象深刻。后来知道这也是李云迪在华沙的肖邦钢琴国际大赛上获奖的参赛作品之一。我当时对女儿说哪天你能弹这个曲子，老爸就心满意足了。到了 2014 年夏天，我想一年后女儿高中毕业进大学，应该给她办一个音乐会。于是，我向女儿的钢琴老师 Mary 提议让女儿练这首曲子。Mary 欣然同意了。从 2014 年下半年到 2015 年春天，正是女儿准备毕业和报考大学的最忙碌的阶段。女儿还是日积月累地把这首她弹过的曲子中最长（也可能是最难）的一首（13 分钟）啃下来了。

2015年5月一个下午，我在家附近租了一个教堂的场地，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女儿的同

学也来了不少。这个教堂是美国著名建筑师爱德华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设计（他也是首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和我们学校UAlbany主校园的设计者），圆形的内部座席设计特别适合小众的演出（见图）。我给女儿作了一个18年成长的照片回顾的PPT，背景用了肖邦的《雨滴序曲》。那天，她弹了李斯特，拉赫马尼诺夫，格什温等作品，当然，还有那首《波兰舞曲》，这是她12年钢琴“生涯”的总结。当女儿演出结束时，她的小伙伴们一拥而上把她围住。我想，那是女儿最开心的时刻。

同一年六月下旬，在上海，我又为女儿筹划了同样的演出。在上海的来客中除了家里人和亲戚，大部分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有意让女儿儿子知道父亲的根在中国。在中学当校长的同窗好友筱华提供了学校的小音乐厅做演出场地。和斯通设计的教堂一样，坐七八十人的小音乐厅特别适合钢琴独奏。肖邦当年也习惯这样的朋友圈和沙龙里的弹奏。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在舞台上演奏，而台下是黑压压一片不知来自何处的陌生人。我们今天熟悉的舞台，肖邦是恐惧的。肖邦的音乐，尤其如夜曲和歌谣（ballad）之类本身有一种“亲密”交流或叙事的氛围。朋友和沙龙，而不是陌生的剧场，提供了这样的氛围。

女儿在上海演奏肖邦

这是女儿对《波兰舞曲》的又一次演绎。前半段，是沉思的主题：巴黎的夜晚，肖邦在孤独中梳理心情，感怀世事。接着，是欢乐的主题，清新而刚健，身处巴黎的肖邦又回到了他常常思念的无忧无虑的波兰民间。肖邦从波兰舞曲的一个简单元素演绎出一个曲尽其妙、跌宕起伏的音乐嘉年华,如同千军万马在琴键上飞速游走，时而轻灵，时而激越，女儿的肖邦在小音乐厅里激荡。

这个曲子,女儿在美国正式演奏过两次；在上海的这次的演奏是最完整、最好的。

（六）

2015 年秋女儿进了大学，钢琴课也自动停止了。面对新的学业环境，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都是人生的挑战。虽然我叮嘱女儿不用害怕挫折，但我和女儿一样对她的大学生活心中无数，有所忐忑。后来得知，女儿读书之余还坚持跑步，我就知道没事了。一年下来，女儿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受到校方奖励，进入了“院长名单”，这让我欣慰。2016 年暑假女儿回家小住，还去和钢琴老师 Mary 小聚了一次。那天，我在厨房，隔着墙壁，从起居室那边突然传来琴声，一个铿锵激越的开头，是一首新的曲子。“一定是肖邦”！我肯定地对自己说。我问女儿，果然是肖邦的一首《练习曲》。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又开始练一首新曲子。是不是 Mary 布置的“作业”？当然，还是肖邦。女儿的入学申请作文，谈到了弹钢琴的十多年经历，她说那不是苦活，那是自由。女儿果然悟道了。应该感恩的是，女儿让我更接近肖邦，而肖邦让我和女儿更多的心灵沟通。十多年来，肖邦（还有我）陪伴了女儿的成长。女儿现在 19 岁了；我希望，她的成年一直有肖邦的伴随。

戴耘 2016 年 12 月 12 日写于家中。